

# 小鳳仙

高陽著



# 「高陽作品集」自序



從事歷史小說寫作以來，二十餘年心血所積，得書若干；計字又若干？說實話連我自己都不甚了了，約略而計，出書總在六十部以上；計字則平均日寫三千，年得百萬，保守估計，至少亦有兩千五百萬字。所謂「著作等身」，自覺無忝。

上下五千年，史實浩如煙海，所以我的小說題材，永遠發掘不盡；更堪自慰的是，以臺灣為中心的世界華人社會，無一處沒有我的讀者。有些讀者獎飾之殷，期勉之切，在我只有用「慚感交併」四個字來形容心境。

行年六十有五，或許得力於凡事看得開；更應慶幸於生活在自由自在、不虞匱乏的大環境中，所以心理與生理兩方面，可說並未老化；與筆續盟、甘載可期。不過今後的筆墨生涯，一方面從事創作；另一方面亦須整理舊稿。新作單行本將僅交由聯經及遠景兩家出版事業公司印行。

與遠景出版事業公司合作的開始，在個人的創作歷程中，是一塊很重要的里程碑；更是一種極愉快的經驗，特綴數語，敬告讀者。

• 序 自 •

是為序。

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杪

1

青島成了民國的首陽山。

自從「新約法」公佈，國務院改為政事堂，袁世凱特派長子克定，來勸徐世昌的駕，到北京出任國務卿以後，遺老的陣容，自不免減色；但「十老」之中，還有兩名「總督」，一個「狀元」，詩酒唱和，飽飫魚翅燕窩之餘，大發「風景不殊，舉目有河山之異」的感嘆吟咏，依然是小報上的好材料。

這一天是在「周玉帥」家集會——周馥，字玉山，做過兩廣總督；他自己是袁世凱的親家，他的兒子周學熙又是袁世凱的財政部長。這位齒德俱尊，頂有福氣的遺老；家厨出名，招待週到，所以每逢他作東，一定十老畢集；而這天卻少了一個。

「噢！趙次帥呢？他的興致最好，赴會必早，何以今天不見人面？」

問這話的是原籍山東，寄居浙江，做到學部副大臣的勞乃宣；他口中的「趙次帥」是指趙次珊，也就是當過東三省總督的漢軍旗人趙爾巽。

「你還不知道？」周馥答道，「趙次珊進京去了。應項城的徵聘，就了清史館館長。名山事

業，不急在一時；接了事，馬上就會回來的。」

果然，十天以後趙爾巽由北京回到青島；勞乃宣特地去拜訪他，想打聽打聽「春明近事」。

「項城倒還是故人情重。」趙爾巽說，「雖談不上日理萬機，也够忙的；承他兩次邀飲，談得很多，總算有幾句肺腑之言。」

「喔，」勞乃宣急急問道：「他對『皇上』是何態度？」

「項城自道：如今一切的作爲，都在調護皇室，本沒有辜負先朝之意。他跟他的老把兄談過，想卸去仔肩；無奈找不到替手。」

勞乃宣知道，趙爾巽所說的袁世凱的「老把兄」，是指「小朝廷」的總管內務府大臣世續；這「找不到替手」的話，是不是世續所說？倒要問個清楚。

「是的。」趙爾巽答道：「世伯軒認爲當今尚無一位能够籠罩全局，調護幼主的人；項城只好冒天下的大不韙了。」

「看來項城倒是用心良苦！」

「也可以這麼說。」趙爾巽點頭。

「次帥！」勞乃宣很興奮地說，「我一直有個想法，如今倒像是可行了。」

「請教！」趙爾巽又問：「是不是你那『共和正解』的卓見？」

「時勢略有不同，我預備再寫一篇『續共和正解』，等脫稿後，請次帥指教。」

勞乃宜連夜動筆，提出了他的復辟主張。袁世凱雖有歸政之心，但小朝廷的宣統皇帝，方在沖齡，大政不能親裁；如果另外找一位攝政，又難得適當的人選，算來算去，還是袁世凱最適當。

照勞乃宜的想法，宣統親政總得過了十八歲，那時袁世凱不死也衰邁了，所以預定「十年還政」，這十年中，袁世凱以民國的總統為清朝的攝政，他想出來很得意的一句警句：「以歐美總統之名，行周、召共和之事。」將袁世凱作周公、召公，不但頌揚得體，而且「共和」兩字有了着落，所以叫做「正解」。

為袁世凱着想，這十年之間，名位實權，一無所損；而在十年以後，還政之時，清朝應該封以王爵——當民國的總統，退位以後是老百姓；還政清朝，則當過總統，還可封王，不但護衛森嚴，得以保護他的安全，而且「世襲罔替」，他為袁家的子子孫孫都打算到了。

寫成了這篇「續共和正解」，勞乃宜異常得意，一面託趙爾巽帶到北京；一面寫信給周馥跟徐世昌，請他們在袁世凱面前，代為進言致勸，採納他的建議。

趙、周、徐都不負所託，他的稿子他的信，一起都送到了袁世凱辦事所在的西苑春藕齋。

「勞玉初的心地倒還明白。記得庚子那年他當直隸吳橋縣令，嚴辦拳匪，地方未受騷擾，總算還有見識。」袁世凱指着「續共和正解」問徐世昌：「菊人，你看他的意見如何？」

徐世昌慢條斯理地答道：「用心可嘉。」

「我也是這麼想。」袁世凱說道：「叫他來做參政吧！」

參政的正式「官名」叫做參政員——根據袁世凱一手製造的新約法，立法機構採取一院制，定名就叫立法院；在未成立以前，先設參政院，代行立法職權。特任蔣禁在瀛台的黎元洪爲院長；參政員七十三人，由總統直接任命，除了被袁世凱指爲「亂黨」的國民黨員以外，新舊名流，多被羅致在內。只看趙爾巽和另一個「總督」李經羲亦不過參政的名義，就可以想見此「官」不小。

民國而主張復辟，不但不曾辦罪，還做了高官；可見得袁世凱大總統心存清室，於是遺老遺少大爲起勁，認爲「日月重光」之期不遠了。

復辟的說法，看來是荒謬的。國民黨領導的革命志士，前仆後繼，十次起義，不知丟了多少腦袋，才開創了一個從古未有的民國；袁世凱撿便宜搞了個總統當，豈有得福不知，再推戴宣統去當皇帝的道理？一個人犯賤也不能賤到這樣的地步。

話是不錯，但有些跡象又如何解釋？只說從夏天以來的變化好了，第一是改設政事堂，內閣總理變了國務卿；照袁世凱說法是仿照美國的名稱，可是美國的國務卿是外交部長，日本譯名稱爲國務卿，有些牛頭不對馬嘴，特爲採用這樣一個不倫不類的官名，無非是取那個「卿」字；皇帝對臣子客氣，不是稱「卿」嗎？

這一點用新官制來印證，更覺顯然，文官分三等九級「卿、大夫、士」三等，每等又分上中

下三級，像「上大夫」這種官稱，封建意味太足了！

武官改稱「將軍」，這也是沿前清八旗駐防制度而來的官名；任命段祺瑞為「建威上將軍管理將軍府」，更是明朝都督府的遺制。此外還有祀孔、「郊天」之議；孔子萬世師表，不廢祀典，猶有可說；南郊祀天，則是皇帝獨有的祀典。「受命於天」，稱為「天子」；總統是受全國人民的付託，與天何干，祀天何為？

這些歷歷有據的事實，除卻是為復辟作準備以外，再也不能有適當解釋，因此小朝廷中上至毓慶宮的「師傅」，下至「打掃處的太監」，莫不欣然色喜，奔相走告；落魄的「旗下大爺」，日夜憧憬着按月「關錢糧」的好日子，更是興高彩烈，加意渲染，於是有人給這一年——民國三年甲寅，叫做「復辟年」。

風聲越傳越盛，有個相當於前清御史的肅政史夏壽康，特參一本，案由叫做「檢舉復辟謬說」。層層轉到春藕齋，袁世凱提筆批了一句：「交內政部查明辦理。」

查禁「謬說」的告示一出，小朝廷首先着了慌；怕因此會被取消「優待條件」，上上下下噤若寒蟬；已經到了濟南的勞乃宣，也不敢北上來就參政，轉回青島。這一下，京城裏「復辟」的流言，才漸漸平息下來。

×

×

×

不久，冷鑊裏爆出一顆熱栗子，有人到步軍統領那裏去檢舉，說是國史館協修宋育仁公然演

說「還政清室」，請求查辦。這個人是宋育仁的同鄉，借錢沒有借到，心中懷恨來告狀；但卻不是誣告。

宋育仁是四川人，也算是王湘綺的得意弟子——光緒年間四川總督丁寶楨禮聘王湘綺主講尊經書院；宋育仁跟他的師生關係，就是這麼來的。

也就由於這一層師生關係，王湘綺當了國史館館長，宋育仁得老師的提拔，充任國史館的協修，修史在清朝，是非翰林不能承當的職司；但國史館協修，那裏有翰林院編修的稱呼來得清華高貴？因此，勞乃宣的「續共和正解」一流傳，宋育仁大為興奮，公然演說，「還政清室」便可國泰民安。當然，到那時候他就是翰林了。

×

×

×

一出門便發覺有異；看這兩名士兵的制服，是屬於步軍統領衙門的。這個衙門負責京師的治安；光顧上門，決非好事。宋育仁不由得便想到了「嚴禁復辟謬說」的告示；兩條腿瑟瑟的抖了起來。

「你是宋大人嗎？」

問話的態度，相當恭敬；宋育仁頗覺意外，「是的。」他強持鎮靜，「我就是宋育仁。」

「宋大人！」那士兵「叭噠」一聲，皮鞋跟碰攏，行了個軍禮，「我們統領大人有請。」

這看來沒有甚麼惡意，宋育仁就「抖」起來了，「我在廣和居有個飯局。」他昂然答道：「



「明天上午去拜訪你們統領好了。」

「我們統領也備了飯在那裏。說是務必請宋大人屈駕。」士兵將手一指，「統領特地派了他自用的馬車，叫我來接宋大人。」

這變成情不可卻了。廣和居那個「文酒之會」可到可不到；宋育仁便點點頭答應，坐上馬車，直馳步軍統領衙門。

步軍統領名叫江朝宗，字宇澄，安徽旌德人；本來是當店裏的學徒，不堪朝奉的虐待，一逃到天津，正好袁世凱在小站練兵；江朝宗爲了求個噉飯之地，投身行伍。當店的學徒要認當票，自然就認得字；所以爲袁世凱所識拔。他的相貌長得很體面，個子雖不高，魁梧結實，是一副憨厚之相；而且最恭順不過，頗得袁世凱的歡心，不次拔擢，竟當到步軍統領。這個職位是當初袁世凱的「榮中堂」榮祿當過的，俗稱「九門提督」，在老百姓面前威風非凡；不過江朝宗倒頗有自知之明，才能決不能跟「榮中堂」相比，因而也不敢作威作福，特別是對大小官員，一團和氣，十分可人。

「宋先生，久仰、久仰！」

宋育仁跟江朝宗還是第一趟見面。看他穿一件閃光燦亮的醬色團花緞袍；黑緞珊瑚套扣的馬褂，下身卻着一條黃呢軍袴，蹬一雙長可及膝的紅皮馬靴，這副中西合璧、文武兼資的裝束，配上他那傻哈哈的笑容，讓宋育仁差點笑了出來。

「不敢當！」宋育仁繃緊了臉還禮，「江統領見招，不知有何指教？」

「小事、小事！」江朝宗收斂笑容，皺一皺眉，「有人對宋先生不禮貌，說宋先生也贊成復辟？」

「不是！」宋育仁這樣分辯，「我是見了勞玉初的文章，想駁他——。」

江朝宗連連搖手，打斷了他的話，「宋先生，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。」他用安慰的語氣說：「請宋先生寫一篇答辯的文章，讓我能够交差就行了。」

接着便替他預備筆墨水，留他一個人在屋子裏靜靜構思。宋育仁定一定神尋思；如以為做篇文章，便可過關，是件很便宜的事，那就錯了！這篇文章可能會呈給袁大總統看；是個難得的機會，決不可輕易放過。

主意一打定，下筆就容易了，開頭申明宗旨，說「勞乃宣著續共和正解，可採而有未洽。」未洽者何？就是他要補充的；「援春秋託王稱公之義，定名大總統獨稱公。」勞乃宣建議「還政」以後，袁世凱應該封王，而他主張稱「公」，近於貶下；這一點他也有解釋，照現行的官制，卿、大夫、士三等而論，上面應有一位「公」才構成完整的系統。接下來，論調便由復辟而隱隱然變為勸進了。

交了卷，由江朝宗的秘書奚以莊，陪着吃了飯，仍舊用馬車將宋育仁送回家；江朝宗並無下文交代，情形看起來似乎又不妙了。

過了幾天，得到確實消息，內政部根據步軍統領衙門所送的那篇文章，呈文大總統，說：「宋育仁議論荒謬、精神昏亂，應遣回原籍。」然後，步軍統領衙門又派人來請；不用說是要執行命令了！所謂「遣回原籍」，當然是當犯人「遞解回籍」。

到了步軍統領衙門，才知不然。江朝宗設盛宴款待；酒過三巡，主人道明本意：「大總統的意思，想請宋先生暫時回川休養。至於路費一層，宋先生不必擔心。」說着遞過一個紅封套來，打開來一看，是一張交通銀行三千元的支票。

宋育仁覺得這張支票，好比一張預約的保證書；袁世凱不做皇帝便罷，做了皇帝，自己必有「大用」之日，因而欣然收下，摒當動身。

動身那天，江朝宗特派他的秘書奚以莊護送到車站，明為送行，實為監視；京漢路的火車一開，便算了卻這一公案。只是外界不明真相，以為宋育仁真的是因為鼓吹復辟謬說，被遞解回籍；一個個嚇得噤若寒蟬。當然，騙不過去的，也大有人在；其中之一就是宋育仁的老師王湘綺。

X

X

X

在袁世凱的心目中，負士林重望的只有三個人：嚴幾道、章太炎、王湘綺。章太炎被騙到北京，不肯向袁，已遭軟禁。王湘綺則出於他的得意弟子，又為至親的楊度的舉薦，袁世凱寫了自稱「世姪」的親筆信，禮聘到京，充任國史館館長；本來對他抱着極高的期望，誰知一到京就讓袁世凱啼笑皆非，不能不「敬鬼神而遠之」。

此老不爲禮俗世法所拘，悼亡以後，一直以僕婦爲妻妾；最後一個是周媽，既老且醜，而情好彌篤。受聘入京，攜帶周媽同行；路過武漢，督軍段芝軍設宴歡迎，他居然帶着周媽赴席。到京那天，袁世凱在居仁堂歡宴，依然少不了周媽陪伴；車進新華門，他忽然問周媽：「我眼睛花了，認不清；這座門上三個甚麼字？好像是『新莽門』？」

這是有意誤華作莽；當時有陪從打了「小報告」，袁世凱頗覺刺心——王湘綺將他逼迫清廷，比做王莽的篡位。

到了居仁堂坐定寒暄，王湘綺手指袁世凱，回頭向周媽說道：「喏、喏，這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袁四少爺；現在做大總統了！」

這番老氣橫秋的樣子，近乎狎侮；袁世凱無可奈何，心裏卻是涼透了，知道要想叫此人歌功頌德是不可能的事。

由於袁世凱的冷淡，王湘綺這個國史館長幹得就不是滋味了。館裏的經費每月八千元，都由周媽經手；兩個月未發，周媽便在枕邊訴苦。王湘綺親筆寫了一通公文咨財政部，說要經費像討債，「殊傷雅道」；他亦不願屢屢索討，「相應咨請貴部查照，既不能逐月照發，請即轉呈大總統，將國史館取消可也。」

財政部接到這樣一通既似負氣，又似兒戲的公文，當然不便跟他計較，更不能真的貿然呈請取消國史館；只有先發一個月經費，以爲敷衍。

王湘綺、楊度師弟，平生志業，本在跳出儒家正統以外的「帝王之學」，當袁世凱接納楊度的獻議，卑詞厚幣敦聘出山時，此老一則動了遊興；再則也要看看袁世凱究竟能不能成氣候？在京半年，所見所聞，莫不是袁世凱在玩弄權術，不免大失所望。

將袁世凱比做王莽，是就辛亥年而言；眼前的袁世凱，照王湘綺的看法，應該是曹操，因而在日記函札中，以「陳思」作爲袁寒雲的代名——以袁二擬之爲陳思王曹植，自然是以袁世凱比做曹操；論才論勢，袁不及曹，而曹操終其身不敢稱帝，袁卻已有猴急的模樣。就這一點看，便非人君之度。

復辟的流言一興，在對付宋育仁這件事上，王湘綺看透了袁世凱的本心：表面一套，暗底下又是一套，公然示天下以僞，這那裏是創業之主的作爲？袁世凱一定要稱帝，而稱帝必敗；自己一生不做清望官，也說過「雖上西山，不必採薇」的戲言，諷刺過李經羲、趙爾巽這班「貳臣」，結果淌在「袁皇帝」這遭混水裏，豈不爲天下人所笑，此老等宋育仁一走，也動了歸志。

走要走得瀟灑，才能使人有這個感覺：王湘綺如天馬行空，不可羈勒；這一次來就國史館長，無非遊戲人間。乘興而來，興盡而歸，如此而已。

於是，靈機一動，他又在周媽身上找到了題目。周媽是國史館的「主婦」；八千元一月的經費，由她一手支配，節儉的經費，在東安市場大辦首飾衣服，此外還有許多「作威作福」的「劣跡」，因此，報上天天登她的新聞。王湘綺看了也不氣反覺得有趣，自以爲是千古官場的創舉。

他找的這個題目，也是千古的創舉；用「慰亭老姪總統」這個稱呼，上書自劾——略有當年「翰林四諫」之一的寶廷，由福建學政任滿回京覆命，納紅山船妓爲妾，自劾無狀的意思，而更爲詭譎；自道不能約束周媽是「帷薄不修」，應該解職。

信送了出去，不等有何下文；王湘綺就攜着周媽、飄然出京。臨走的時候跟館員半真半假地說：「你們可以譏朝儀了！」

×

×

×

朝儀早已有人在議，而且也見諸行動了。

冬至之前數天，由新華門到天壇的大路上，廣徵民伏、鋪黃沙、灑清水，彷彿整治「蹕道」；是爲了「蝦蟆祭天」。

「蝦蟆祭天」這句謠傳，不知意何所指，但流行已久，直到袁世凱在冬至前三天發表明令，方始明白。命令中首先是駁斥民國不該祭天之說：「鼎革以來，羣言聚訟，輒謂尊天爲帝制所從出，祭祀非民國所宜存，告朔餼羊，並亡其體，是泥天下爲公之旨，而忘上帝臨汝之誠」。然後以「天視民視、天聽民聽、民之所欲，天必從之」這四句振振之詞，將「天」與「民」結合在一起，作爲民國亦必須祭天的理由，說是「冬季令節應舉行祀天典禮，本大總統屆期敬率百官代表國民，親自行禮」；各地方則由行政官代表地方人民致祭。

原來「蝦蟆」是指袁世凱。他本來的外號，是章太炎所題，出於他爲了挖苦黎元洪進京，被

幽居藏台而改的一首杜詩：「雲移鸞尾開軍帽，日繞猴頭識聖顏」，叫做「猴頭」。袁猿同音，由猿而轉爲猴，又有沐猴而冠的意思在內；所以這個猴頭的外號，流傳頗廣；但市井小民卻不能欣賞這兩個字之中轉彎抹角的趣味，看袁世凱矮胖身材，說他像蝦蟆，倒也不錯，於是這第二個外號，很快地也叫開了。

典禮期前齋戒，仿照清朝的遺制，由內務部製發「齋戒牌」自大總統到陪祭官，無不佩帶。同時又特製「九章祀服」，大總統頭戴九梁冠樣樣的「爵弁」；身穿十二團的藍色大禮服；下面著的是印有千水文的紫緞裙，看上面像個茅山道士，看下面像是穿了蟒袍在唱戲。但是，這副不倫不類的模樣，老百姓是看不到的；因爲步軍統領江朝宗、警察總監吳炳湘，還有高高在上，權力足以指揮京城一切警衛兵力的軍警執法處長雷震春，已奉到密令，務必做足了「出警入蹕」的派頭，好讓袁世凱嚐一嚐「天子躬行南郊大典」的味道，所以從拆除乾隆回妃所住的寶月樓而開的新華門起，往南出正陽門，轉往永定門之東的天壇，五步一哨，十步一崗，甚至有些人家的屋頂上，也站着端了槍的衛兵，不准百姓窺看。至於天壇周圍，更不用說；總有兩三千獐眉怒目的士兵佈崗，把個本該雍容肅穆的典禮，搞得殺氣騰騰，彷彿隨時會出現流血五步的劇變似地。

冬至這天是十一月初七，節氣交在子時，但祀典仍在黎明舉行；清晨三點鐘，大總統坐裝甲汽車出府，由正陽門到天壇；換乘朱輪金漆的雙套馬車，到了昭亨門外，改坐椅轎進壇行禮——「祝片」上具銜是「代表中華民國國民袁世凱」；他默禱時是不是自稱「子臣」，就沒有人知道了。

2

接到袁克定的請帖，梁啓超頗爲躊躇；這年二月「人才內閣」垮臺，他辭掉司法總長的時候，心還很熱，認爲袁世凱還是可與共事的人，所以接受了幣制局總裁的任命，想在整頓財政上有所作爲。而這番熱心，很快的灰冷；因爲他從六月間開始，一連擬了七個整理幣制的計劃，有的已經批准，有的還擱置着，而不論已未批准，都成了紙上談兵。財政掌握在交通系手裏，一切調度，都以方便袁世凱爲原則；且不說渾水摸魚，談不到整理，就想整理，也輪不到梁啓超來插手。

因爲，他算是覺悟了，一介書生，文章報國才是本分；所以堅決求去，借住在西郊的清華學校，埋頭著作，一個多月的功夫，寫成了一部「歐洲戰役史論」；同時跟中華書局談成了一項合約：中華書局發行一本「大中華雜誌」，聘請他擔任主任撰述。一行作吏，萬種酸辛；還是筆墨中討生涯，方是安身立命之道。

如今袁克定特下請帖，註明只請他一個，並無別客，那就顯然有不足爲外人道的話要談；而且也可想而知，決不是談學問，而是談政治。好不容易才能擺脫宦海，如何又輕易捲入漩渦？這



就是他躊躇的原因。

經過一番深切的考慮，他終於決定了，還是赴約。他在想，自己的志向，袁家父子或許不瞭解；不過自己的見解，至少袁世凱是尊重的，也許是對當前的國事，有所諮詢。聽不聽由他，自己知無不言、言無不盡，也是書生本分報國應有之義。

邀約的是午宴。梁啓超由清華園進城，直到北海——「三海」爲總統府的範圍；袁世凱的幾個已娶親的兒子，都在北海被賜了離宮；但袁克定是例外，北海的亭臺池館，可以隨意使用，這天是在漪瀾堂的碧照樓設宴款客。

賓主禮罷，屏風後面閃出一個人來，梁啓超不由得一楞，說是並無別客，怎麼還是有客？而且是他所深具戒心的楊度！

「卓如！」袁克定特地解釋，「哲子見訪。我想，你們是東京舊識，所以我特地留他在這裏陪客。天很冷，喝杯熱酒吧。」

於是梁啓超上坐，楊度打橫作陪，袁克定坐了主位；一面閒談，一面喝酒，主人和陪客都是從容閒逸的神態。

席間談笑風生，在表面看來頗爲熱鬧，其實是貌合神離，梁啓超有意避免涉及政治，而楊度則偏偏將話題往這方面引；很自然地提到了東京的舊事。

楊度不但是東京的舊識，而且有過極密切的關係，這是袁克定所深知的，只故意裝糊塗；因